

食事



“卖巴浪鱼脯,卖鱿鱼,卖干贝咯……”熟悉的吆喝声从门口的小路飘来,清脆又响亮,一下就勾出了我记忆里的画面:挑着竹担子的“崇武阿婶”,悠悠地走在乡间小路上,竹担两头的竹篮里,盛着满满的海味。

小时候,我总以为“崇武阿婶”都是土生土长的崇武人,长大后才知道,这称呼里的“崇武阿婶”,实则来自沿海的四个乡镇——山霞、净峰、小岬与崇武。她们的穿着打扮,是乡间一道独有的风景:头上披着花头巾,戴着明黄的斗笠,遮了大半张脸;上身是窄窄的斜襟短衫,短得露出一截光洁的肚皮;下身却配着宽宽大大的黑布裤,走起来裤脚翻飞,簌簌的声响像秋风扫过落叶;最亮眼的,莫过于腰间挂着的银腰链,粗粗长长一串,走一步晃一下,银光闪闪,像翻涌的海浪,在朴素的衣饰间添了别样的灵动。

这四个乡镇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,当地人便靠海吃海,

难忘的巴浪鱼脯

□陈捷芳

大多以讨海为营生。每当渔船靠岸,新鲜的海鲜被一筐筐卸下,经挑拣分装后,“崇武阿婶”就挑着担子,往周边非沿海的乡镇叫卖。她们的服饰打扮相差无几,旁人很难分辨出具体来自哪个乡镇,于是长辈们便笼统地称她们为“崇武阿婶”。我们这些孩子听得多了,也便潜移默化地,把所有穿着这“封建头、民主肚、节约衫、浪费裤”惠女服饰的惠安女子,都唤作“崇武阿婶”。

我的老家离海远,小时候难得吃上一回海鲜。所以每次在村里厝边头尾听见那热情响亮的吆喝声,我都像被勾了魂一般,兴冲冲地跑出去,小手拉着“崇武阿婶”的担子,引着她往家里走,满心盼着大人能买上几块巴浪鱼脯,解解嘴馋。

福建东部沿海的海域里,生长着大量野生巴浪鱼。这种鱼身形扁长,呈流畅的

纺锤状,像被拉长的橄榄球,个头大多适中,一掌来长、三指来宽,模样算不上起眼,却深得当地人喜爱。它繁殖快,一年四季都能捕捞,肉质细嫩,食用方便,价格又亲民,是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常客。只是巴浪鱼组氨酸含量较高,鲜鱼极易腐坏,难以久存。于是渔民们便想法子,将其晒成咸鱼干,既解决了保存难题,经海风日晒后,鱼肉又凝住了鲜味,添了几分独特咸香,成了别样的美味。

记忆里有个午后,我和母亲从地里拔完花生,顶着日头走回家,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到家后,母亲瞧着我蔫蔫的模样,转身从家里的漆篮里拿出两只巴浪鱼脯。她坐在小板凳上,指尖轻轻抚过鱼脯,细细拔掉背脊上的鱼鳞,再顺着鱼脊轻轻一掰,鱼肉便一分为二,放进了白瓷碗。

“先歇会儿,妈给你炒巴浪鱼脯。”母亲说着,便起身走向厨房的柴火灶。我搬着小板凳跟在一旁,看着她往灶膛里添了几根龙眼枝,火苗“噼啪”地燃起来,舔着黝黑的锅底。等锅身慢慢烧热,母亲舀了一勺自家榨的花生油倒进锅里,油珠滋滋作响,一缕青烟轻轻窜起。紧接着,巴浪鱼脯被放进锅里,瞬间,浓郁的咸香猛地炸开,裹着油香飘满整个厨房,馋得我直咽口水。

不过片刻,母亲便端着一盘炒好的巴浪鱼脯走了过来。鱼脯的外皮被热油煎得微微起泡,焦香扑鼻,内里的鱼肉却泛着诱人的金黄,纹理分明。我等不及拿筷子,伸手捏起一块就往嘴里送。牙齿咬下的瞬间,海盐的咸香混着鱼肉的甘醇在舌尖散开,咸淡适中,香而不腻。那滋味,刻在了童年的记忆里,至今想起来,依旧回味无穷。

那些年,乡间的小路上,总有“崇武阿婶”的吆喝声悠悠传来。那声音,混着海风的咸,裹着鱼肉的香,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。



生活常会抛来难题,却在不经意的转角,预留一伤惊喜。



四季

樾木花开

□吴牛月

携妻带子,踏上去老家“层仑”山的路。这座山承载着我的童年记忆,如今已悄然变了模样。昔日的杂草土路铺上了规整的基石,石缝间冒出簇簇青绿。妻子忽然指着几棵开着一串又一串白花的大树说:“这些是白栲栳,凤山绿道旁有好多。”我愣住了,记忆中这座山从未有过如此挺拔的树木,它们何时悄然扎根于此?或许是我离开得太久,连故乡的呼吸都变得陌生。

儿子举着手机,专注地蹲在地上拍摄野花,突然脚下一滑,摔倒在地,手臂蹭破了皮,鲜血渗了出来。正慌乱间,母亲肩扛草笋从山道深处走来,她拨开草丛,钻进密林,片刻后握着一把绿叶和一根开着白花的枝丫出现在我们面前,我一眼就认出母亲手中的植物,村里人都称它“啞米”。她把叶子塞进嘴里,咀嚼几下,吐在手心揉成泥,敷在儿子的伤口上。敷上草药的儿子直呼冰凉,伤口竟很快止住了血。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你小时候调皮,还把这花当烟抽,被你爸追着打。”儿子突然插嘴:“我在手机上查了,这是白花樾木,茎叶能清热止血。”我恍然大悟,原来这被唤作“啞米”的野花是“白花樾木”,而母亲的土方子,早就在山野间写下了活的“本草纲目”。

我们继续前行,忽然间,满山的樾木花扑面而来。细碎的白花如被春风揉碎的素纸,在枝头纷纷摇曳,与火红的杜鹃相映成趣。儿时的记忆渐渐苏醒:那时,樾木花没有这么多,大概都是被砍下当柴火了。我和小伙伴为了找这种植物,有时还要走很远的山路。折一小把,一路打着跑回家。我曾把几枝樾木花插在罐头瓶里,用水养着,放在窗台上,夜里做作业时,看一眼樾木花,便开心地笑一笑,那笑意藏着的心思,大概只有那时的自己明白。那枝条软软的,有时把它编成圈,挂在教室外,或是戴在脖子上,现在想起来,依旧觉得很美。

我折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枝条拿在手里,时而扬起在空中画圈,时而细细端详,也闻着它淡淡的芬芳。它的花像淘气孩子撕碎的小纸条,十分可爱。

回到家,母亲见我们采了不少樾木花,欲言又止。吃饭时,母亲说:“半山腰有棵碗口粗的啞米树,明日去砍了当锄头柄。”她又指着门外的菜园篱笆说:“这些都是用啞米木打的,硬得很,虫都蛀不动。”我这才惊觉,樾木于母亲而言,既是止血良药,也是生活器具,更是守护家园的朴实材料。而我们只贪恋它的诗意,却忽略了它扎根土地的坚韧。

暮色中回望春山,满山秀色宛如天地铺就的七彩画卷。母亲在灶间忙碌,妻子整理着拍摄的花草,儿子捧着手机研究植物图谱。山风吹过肩头,恍惚间,我好像又回到那个举着花枝奔跑的童年。原来,樾木花从未改变,变的是我们的目光。故乡的草木依然记得节气的密码,在春风里写下生生不息的诗行,提醒我们回归最初的感动。此刻,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是春天的一部分,盎然春意,又从我脚下腾起。



谷雨风物

●食香椿

谷雨前后是香椿上市的时节,此时香椿醇香爽口、营养价值高,素有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之说。采摘香椿也是充满趣味的春日农事之一。

●赏牡丹

谷雨前后是牡丹盛开的重要时段,牡丹花因此别称“谷雨花”,民间遂有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的风雅习俗。

泉州文史专家傅金曾撰文《泉州古代有牡丹》,记载唐末诗人徐夔避乱入闽居泉州,作有多首咏赏牡丹诗;时任泉州刺史王延彬在郡署庭院种植牡丹,并曾将牡丹赠予徐夔。

●养蚕忙

“姑姑相唤蚕蚕去,闲看中庭燕子花。”谷雨时节正是蚕事繁忙之际,民间自古有养蚕传统。“戴胜降于桑”“养蚕正当时”是典型的物候信号,人们可观察蚕的生长、蜕皮与结茧过程,感受生命成长的奇妙。

天伦



日历轻轻翻页,从去年初夏启程,走过金风送爽的秋日,越过寒冷冬季,转眼已是暮春。我家小孙女在时光的温柔滋养中,一天天悄然长大。

宝宝出生次日,我抱她去洗浴,护士忽然轻声惊叹:“快来看,宝宝有一对小梨涡呢,真惹人疼!”从此,“小梨涡”便成了我们藏在心底、挂在嘴边对她的爱称。她成长路上的每一个“第一次”,在我们眼中都如奇迹般珍贵;朝夕相伴间,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,都深深镌刻在我们心头。

宝宝自小对文字、线条、图画格外偏爱,家中的绘本、灯具,乃至电梯间的画报,都能引得她凝神注视。刚满三个月那天,她爸爸拿着燕麦片罐轻声教导“有机纯燕麦片”,她竟睁着圆亮的眼睛凝神聆听、目不转睛,那认真模样,至今回想仍觉可爱。

每每将她拥入怀中,奶香温软,满心都是化不开的幸福。她会仰着小脸认真端

详我,四目相对的刹那,粉雕玉琢的小脸上便漾开笑意,一对小梨涡浅浅浮现。近来,只要听见我进门的声音,她便会立刻放下玩具,小脑袋急切探寻;走到她身边的瞬间,小脸上顿时绽开欢喜笑容,手脚并用爬过来抱抱,一扑进怀里便满心雀跃,小脚丫在膝头欢快蹦跹——原来“雀跃”二字,便是这般生动模样。那一刻,所有的辛劳都烟消云散,只余满心甘甜。抱她时我会习惯性地轻拍她的后背,她也会伸出小手拍拍我的肩膀作为回应,无需言语,心意早已相通。

闲暇时,我们同坐爬爬垫上,我静捧一本书,时不时转眼看护。一盒玩具里,她偏偏偏爱那只“大虾”,即便散落也能一眼寻到,紧紧攥在手心。翻看绘本时,她用小手指点着文字,一颠一点,俨然小小读书人的模样。那日我整理照片,她趴在旁玩小皮球,时而撑身,时而舒展,不知不觉间竟自己稳稳坐起,小腰板笔挺。望着这可爱的小背影,我满心惊喜,连忙定格下这珍贵瞬间。

如今宝宝已懂得回应歌声。我一说“唱歌啦”,并轻声哼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她便会笑着爬过来,坐上我的膝头,望着我的眉眼和嘴唇,轻轻跟着哼唱;或是在我的轻扶下站直身子,小脚丫带动身体在我的膝头上有节奏地摆动。一首首童谣,一遍遍吟唱,恍惚间,仿佛回到三十年前我抱着她爸爸哼唱儿歌的温柔时光。

宝宝九个月大时,忽然奶声奶气地喊出“爸、爸爸”,她爸爸喜不自胜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美好。一天午后,她四处张望寻找妈妈,寻而不得,一声含糊的“妈呀”脱口而出,随即红了眼眶。这声稚嫩呼唤,便是对日夜辛劳、生养哺育她的妈妈最暖心的慰藉。

当我把自己的获奖证书拍照分享到家庭群后,儿媳很快发来小孙女拍手鼓掌的视频。那“啪啪”声,比任何荣誉都更让我温暖动容。

清晨,阳光正好,我抱她来到公园。临海而立,她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眸,静静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与远处的大桥,小小的心思里藏着无尽的童真与好奇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眼前春光正好,怀中稚子可亲,便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孙辈,是生命的温柔延续,更是爱意的温暖循环。此生何其有幸,得遇这小天使,不盼她日后多么耀眼,只愿她聪慧向学,平安喜乐,健康成长。

梨涡笑

□郑玉治

着这可爱的小背影,我满心惊喜,连忙定格下这珍贵瞬间。

宝宝最喜欢被爷爷扛在肩头,居高临下,一脸小傲娇。她总爱用小手指戳爷爷衣服上的纽扣、拉链、商标,好奇探索,乐此不疲。自从小孙女降生后,爷爷眉眼间的笑意更浓,神情也愈发温和慈祥。

如今宝宝已懂得回应歌声。我一说“唱歌啦”,并轻声哼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她便会笑着爬过来,坐上我的膝头,望着我的眉眼和嘴唇,轻轻跟着哼唱;或是在我的轻扶下站直身子,小脚丫带动身体在我的膝头上有节奏地摆动。一首首童谣,一遍遍吟唱,恍惚间,仿佛回到三十年前我抱着她爸爸哼唱儿歌的温柔时光。

宝宝九个月大时,忽然奶声奶气地喊出“爸、爸爸”,她爸爸喜不自胜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美好。一天午后,她四处张望寻找妈妈,寻而不得,一声含糊的“妈呀”脱口而出,随即红了眼眶。这声稚嫩呼唤,便是对日夜辛劳、生养哺育她的妈妈最暖心的慰藉。

当我把自己的获奖证书拍照分享到家庭群后,儿媳很快发来小孙女拍手鼓掌的视频。那“啪啪”声,比任何荣誉都更让我温暖动容。

清晨,阳光正好,我抱她来到公园。临海而立,她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眸,静静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与远处的大桥,小小的心思里藏着无尽的童真与好奇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眼前春光正好,怀中稚子可亲,便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孙辈,是生命的温柔延续,更是爱意的温暖循环。此生何其有幸,得遇这小天使,不盼她日后多么耀眼,只愿她聪慧向学,平安喜乐,健康成长。

燕子筑巢

□林建南

众多,建的便是这种十间张样式。

山区的孩子,除了上学念书,回家后帮家里做做家务,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。顶多是上山放牛时,漫山遍野寻觅野果;或是傍晚时分,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“捉迷藏”“过五关”之类的游戏,还常常因为把衣服弄得满是泥土而被大人责骂。不过,这些都成了我们长大后美好的回忆。而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,是观察燕子在自家屋檐下筑巢的往事。

每当春暖花开之际,便能看到许多鸟儿聚集到村里,整天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,原本宁静的小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自家大门口的屋檐上,有个不知何时就已存在的鸟巢,总有几只黑色的燕子进进出出,仿佛在忙碌着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出于好奇,我常常独自站在门外的土墙边,望着那个鸟巢和那些燕子出神,心里琢磨着它们到底在忙些什么。我家大门朝向东南方,视野开阔,阳光充足,空气流畅。更重要的是,屋檐上的瓦片和两边的土墙

能为燕子遮风挡雨。我想,这样的环境特别适合燕子居住,所以它们才愿意在此安家。

燕子被视作“吉祥鸟”,象征着家庭和睦。它们能捕食蚊蝇等害虫,是天然的益鸟,村里人都会主动保护它们的巢穴。

燕子筑巢,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体力。选好地点后,它们会不断衔来周围湿润的泥土、草根或枯草,用唾液混合成黏性泥丸,有时还会添加羽毛、干草等作为辅助材料。从地基开始,用泥丸一点点垒成碗状或半碗状的巢穴,每一层都要等稍干后再行加固。唾液里的黏液能让泥土牢牢粘在墙面上,形成坚固的巢壁,它们还会在巢内铺上软草和羽毛用以保暖。村民们常会在燕子窝下方放一块铁板或木板,接住掉落的粪便,方便清理。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燕子有归巢习性,十分恋家,每年回到旧居后,都会对旧窝进行修补,让它变得更舒适、更温馨。我不禁思索,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漂泊在外的游子,谁不眷恋自己温暖的家啊!

背景



衷肠难诉尽

□叶海山

窗外,风吹着雨水,滴滴答答落在窗沿上,声声沁入心间。我静静地坐在窗前,听着雨声,脑海里忽然涌起数月前我与妻子在她临终前的一段对话,心绪久久难平。

我与妻子同庚,都属虎。去年,我们一同迎来米寿,八十八岁。结婚六十多年,我们相濡以沫,一同走过那些艰难岁月。到了晚年,赶上好时光,生活幸福,四代同堂,享尽天伦之乐。本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能安稳延续,却没想到,妻子忽然身体不适,饭食难进,人一天比一天消瘦。尽管孝顺的儿女们尽心尽力照料,她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,于今年初驾鹤西去。

记得妻子生前,有一天晚上,她拉着我的手,深情地对我说:“结婚几十年了,你兢兢业业工作、写文章,厨房里的杂事却什么都不会。这次我的病,恐怕是好不了。孩子们各有各的事业和家庭,忙得不

可开交。你生性又不愿意麻烦别人,我真担心你今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啊。”她顿了顿,又说:“我生病这段日子,你那么细心地照顾我,让我真正体会到‘相濡以沫’这四个字的分量,我真的很感动。我走了以后,你还是得雇个人来帮忙……”

听着她这番话,我心中酸楚难言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,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心里装的依然是我,是我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古人说“灯前欲去仍留恋”,她真是一位贤妻良母,一生总会替别人着想。我俩是20世纪60年代初结婚的,为了糊口,我白天参加劳动,晚上又到村里的壳灰厂承包踩风轮、烧制海蛎壳灰的工作,踩一整夜风轮,才能挣到一元多的工资。开头几天还能坚持,可妻子怕我长期超负荷劳作,身体吃不消。后来她想了个办法,上半夜料理好家务,等孩子睡下,就煮一碗点

心送到厂里,替我踩风轮,让我休息、吃点心。我知道她比我更累,劝她别来,她总笑着回答:“我俩轮流踩风轮,说说话,时间过得快,也就不觉得累……”

到晚年,总算苦尽甘来、安享清福。我带着她走遍大江南北,还携手同行到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地参加诗词吟唱、交流联谊活动,开阔眼界。而每年我俩过生日或逢喜庆节日,祖孙四代三十多人聚集一堂,唱歌、献花,笑语喧阗。妻子还会提笔写诗,褒扬工作、学习成绩突出的子孙辈,无比温馨。

回想当年,妻子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,我们便是在工作中相识、相恋,最终走到一起。她当过小学老师,当过抽纱厂厂长……随着家里孩子渐渐多了,为了让我能专心工作,她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,主动离职回家。妻子一生行善,乐于

助人,心态豁达。在操持家务、照顾孩子之余,凭着好强的性子,从不愿放松自己,一有时间就认真看书、写诗,也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为了纪念结婚五十年、六十年,我们还出版了两本诗集,一本金婚集,一本钻石婚集。

如今,斯人已去,只剩下她留下的那些诗句,还萦绕在书桌前。“欲把相思说似谁,浅情人不知。”晏几道的这句词,真是说到了我的心里。

为了纪念她,我特意填了一首《鹧鸪天·悼爱妻千古》:雨飘风狂树折枝,回肠百结有谁知?春蚕丝尽鹃声泣,冬日琴消雁阵悲。情款款,梦依依。鸳鸯失伴痛心脾。三生石上原前世,共约来生执手随。

雨还在下,滴滴答答,像是替我诉说着那些说不尽的衷肠。